

郁達夫文集

現代作家叢書第四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一日

·現代作家文叢第四集·

郁達夫文集

初版一——一〇〇〇冊
定價四角

著者 郁 達 夫

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主 輯 者 梅 林

發 行 者 陳 冠 英

春明書店代表人

發 行 所

地址：上海四馬路中書錦里口
分店：長沙南陽街中市

特約發行

南京 狀元堂聚珍書局
廣州 光復中路東方書局
二二八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

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恐怕混同，要求改為今名。考慮結果，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就決定了下來。

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其主要原因，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損害了作家的版權，影響了作家的版稅。其次，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不得作家同意，隨意竊編，隨意闡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惡劣，尤其餘事。但偏偏以「代表作」、「傑作選」欺騙讀者。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爲保障作家權益，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同時代表作家版權，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

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有其歷史的原因。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了。自然，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但事實會告訴他們，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

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應該親密地合作。因此，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

第一輯

茫茫夜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槳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為酒喝多了，臉上有一層紅潮，同蓓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熱熱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痛。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著更豪華，青以在微笑的時候，他很慢他們的語聲亦魚白大衫，却成了一

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攔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廷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够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廷生的手，用右手指着廷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够用了，謝謝。』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廷生在前面，後面跟着二個姓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橫過了電車路沿了外灘的清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一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里假睡的茶房，開了船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廷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

吳廷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廷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遲遲了。」

賀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賀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小，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賀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二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俯俯首默默坐在那裏。賀夫看着遲生的同艙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面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

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賀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 一八七一年的佛羅蘭 Paul Verlaine 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賀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賀夫的話，呆呆的對賀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的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賀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又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著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子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詳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是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來。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日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嗎？」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不動你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頭部，伏在遲生的臂上。遲生覺得有一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臂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坟墓裏一樣。船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臂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握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賈夫，我總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的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賈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賈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個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了，過了七分，站在船舷上賈夫就不見遲生了。

賈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賈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什麼非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三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煙如夢的帶起傷慘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賈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初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汙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來的焦躁與貪婪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向了江

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煙戒酒戒女色。自他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慷慨，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戒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Gutzau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麼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想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他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一封他的同學鄭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瘋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

若要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也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鄭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就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鄭海如也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滬山碼頭送鄭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賀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祕密病都講了。賀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病，那麼我勸你跟我去日本去治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日本的郊外無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十五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苔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鋤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簷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好把早飯先

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白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膝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幾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看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三聊的夜永……」

賀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河北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為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賀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賀夫的意思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正的戀愛外，以友情為最。他在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曾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腔不可變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然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半夜，賀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賀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室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所去睡罷。」

遲生也饒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夜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三

質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後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黃的輪船碼頭上，質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碼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託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遼長江北岸的省城了，是碼頭近旁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熱鬧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舍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真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裏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珍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賀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雞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部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僕獨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假日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了他，賀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賀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這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點黃疏淡的楊柳樹，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看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
「Behunbo」呀，「佛爾蘭 Yearline」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Behunbo 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進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鬚髮，黑彩，講一句話，眼睛必閉閉幾次。賀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平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賀夫上正廳下的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為賀夫介紹了一番。賀夫對了這些新見的事物，胸中感到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的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把功課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在我們學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也加一倍，擦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受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喜得自家是專門學校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逸生。他和吳逸生顛倒個體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的早晨，質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驚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爲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他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

偏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卻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不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日本語，笑嘻嘻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了。你所教的雜理，都來要求加鋪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歡喜，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裏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為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足根連毆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買收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没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搖，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語）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為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賀夫因爲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賀夫的許久不穩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爲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發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來。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賀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賀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爲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擾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閃，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暗沉沉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標。他同房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腳，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